

入党前的那个春节，他在家乡祠堂写了一副春联……

将帅少年时

本报记者张海磊、李力可

从四川乐至县城往西北方向走三十公里，劳动镇正沟湾旧居村旁，羊叉河绕湾流过，浅丘中的谷地因为小河滋润而肥沃，适宜农桑。1901年，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耕读世家中。

1959年，当阔别家乡数十年的陈毅再次回到乐至时，随着汽车翻过龙泉山，进入丘陵地区，看着道路两旁的田地，他兴奋地说：“啊，快到乐至界了！”

穿过一片荷塘，来到陈毅故居。这是一座三进的院落，陈毅在此度过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距离陈毅故居不远处，就是陈氏宗祠。陈氏宗祠年代久远，古色古香。当年，陈毅从法国回国后曾在这里的一间小屋居住了半年。这个小屋门口有这样一副对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批：春待来年。这副对联是陈毅1923年春节写的，自从1908年离开家乡后，这是他第一次回来过年。留洋归来，陈毅为何会感到“年难过事无成”？又是什么让他重燃希望，坚定了未来的道路？

少年尚不知愁

陈家的祖上有“耕读传家”的规矩，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早年被送往成都读书求功名，虽然一生没能中举，但在兄弟几人中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母亲黄培善性格刚毅，处事果断，持家教子有方。

陈毅自小聪明伶俐，很惹人喜爱。他小时候还能享受一项特殊的待遇，玩耍时饿了，可以去老祖母那里抓一把嘎嘣脆的沙胡豆当零食吃。

几十年后，陈毅对此仍记忆犹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主持外交工作的陈毅在一次报告中，针对美苏两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诙谐幽默地说如果原子弹能像沙胡豆那样，谁都可以到店里去称二两，那么它就不稀奇了。可见，童年时的“沙胡豆”在陈毅的印象中是多么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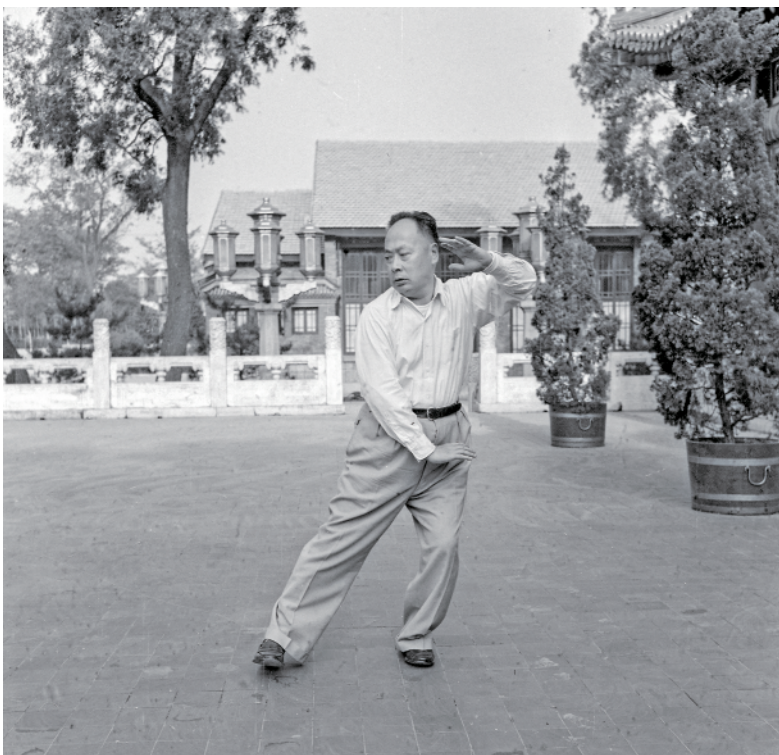


陈毅故居

陈毅3岁开始跟着哥哥们背诵《三字经》，5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识字读书。但当时的陈家已经开始没落，日子愈发艰难。遇到农忙时，小陈毅也要帮大人们做一些拾麦穗、捡红苕、打猪草、放牛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小时候的陈毅非常顽皮，与小朋友玩游戏时经常惹祸。当时乡间迷信盛行，到处都是香火缭绕，乌烟瘴气。一天，陈毅把插在香炉里未燃的“香棍棍”收集起来，分粗细、大小排列，竖在十米之外。他手里拿着被河水冲刷的光滑的卵石片，从两腿中间向目标用力投去，“香棍棍”被击得四处飞溅。迷信的人知道是陈毅干的后，怒不可遏，认为陈毅亵渎了神灵，是大不敬，纷纷向陈家告状，陈家只好忙不迭地赔不是。

如今，包括陈毅旧居、陈氏宗祠等40余处景点在内的陈毅故里景区成为川南红色旅游的热门选择。陈毅故里景区管理委员会宣教营销部部长倪艳梅介绍，旅游大道通车后，从乐至城区到景区的时间，由过去的30分钟缩短至12分钟左右，今年“五一”期间到景区参观的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大家都来这里找寻革命伟人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倪艳梅说。



陈毅打太极拳 新华社资料片

离开课堂，走上街头，观看保路同志会的宣传活动。1942年，陈毅在《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写道：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激起了共鸣。

在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学习几年后，陈毅开始思考路在何方。他曾回忆，“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周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了倾心于文学的道路”，但“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因此，虽然酷爱文学，陈毅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工业救国”的道路。1915年秋，陈毅考入成都工业讲习所，后又转入甲种工业学校。

在《陈毅口述自传》里，他回忆了自己与甲种工业学校国文老师徐子休在新旧思想上发生的两次冲突：

有次，徐子休在国文课上发言说，四川没有出过皇帝，没有出过大将，只出了几个文人，很可惜。当时，国内正在讨袁，陈毅听到这里，当众反驳：“现在在民国了，无须出皇帝……现在要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

还有一次考试，徐子休从《易经》中出了一个题目：“象曰：潜雷，震，君

子以恐惧修省。”陈毅的作答大意是：《易经》是古代文献。那时候的初民没有科学知识，听见打雷就害怕。如果科技发达，人们可以了解自然现象的规律，就不会闻雷声而恐惧。所以，当时的君子不过是无知识的胆怯者而已。现在已有金属棒制成的避雷针，根本用不着害怕打雷……他的作答在老夫子徐子休看来是大逆不道、无法容忍，被判为倒数第一。后来虽然校长介入，最终也不欢而散。

在家乡祠堂的小屋里写

下一封信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恰在这时，吴玉章等人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胞兄陈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10月，他们到达法国马赛。

在法国期间，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在蔡和森的介绍下，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提到留法经历，他后来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感慨：

“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数。”

1921年，因组织拒款斗争、参加革命活动，陈毅、蔡和森等104人被武装押送回国。回国后，陈毅在上海奔走，想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问题却无果。后来，他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寻求解决办法。但回到四川后，成都的当权者们忙于打仗，陈毅在成都依然毫无收获。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他留法的两年中，陈家已败落不堪。大伯、四叔、幺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十来亩田为生。

萧仕凯介绍道，陈家的这种遭遇，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而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乐至询问过许多地方。“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此时的陈毅苦闷、彷徨。

“但那个时候，他还是用自己所学帮村民做了不少事。村里的轧花机太过笨重，费时又费力，陈毅对轧花机进行改装，一时被乡亲们传为佳话。”萧仕凯说。如今这台水力轧花机被保存在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中。

然而，也是在家乡祠堂的那间小屋里，陈毅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找到了方向。中法两地的漂泊经历，让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摧毁陈腐的旧世界。个人只有参加到革命的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1922年，在这间小屋中，他给蔡和森写信，申请加入组织。“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毅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到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已大不一样。除夕之夜，他给陈家祠堂写了那副文前提到的春联。

1923年11月，经过考察，陈毅转入中国共产党，逐渐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莫言

整理柜子时发现了德国大作家君特·格拉斯先生赠送给我的一个瓷盘，十分高兴。我记得这件珍贵的礼物，但去年找了好多次均未找到。我知道它一定躲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不经意时突然发现它。果然是这样啊。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其实我与先生从未见过面，曾有过两次见面的机会，但都令人遗憾地错过了。先生长我28岁，是真正的前辈，他的诗歌《睡梦中的百合》在竞赛中获奖那年我刚出生。我是在军艺文学系读书时，看了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铁皮鼓》，深受震撼。后来又读了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觉悟到战争文学真应着力描写的其实不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和过程，而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的命运和被扭曲的心灵。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格拉斯大叔，你好》的短文，表达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敬意。听朋友说，格拉斯先生读过我小说的德文版，并向我转致问候，这来自远方的前辈的问候让我十分感动。后来我读了他的在欧美引起轩然大波的《剥洋葱》，对他的坦诚和巨大的勇气深为敬佩，他当过党卫军的事其实可以不说，不说也没人知道，但他说了，招来那么多人骂他，但我对他更加敬佩和同情。他那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中学生，被裹挟进战争的洪流，按说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但那些抢占了道德高地的人不放过他，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其实，身处历史中与评判历史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在激流中挣扎与站在岸上评判泳姿不是一回事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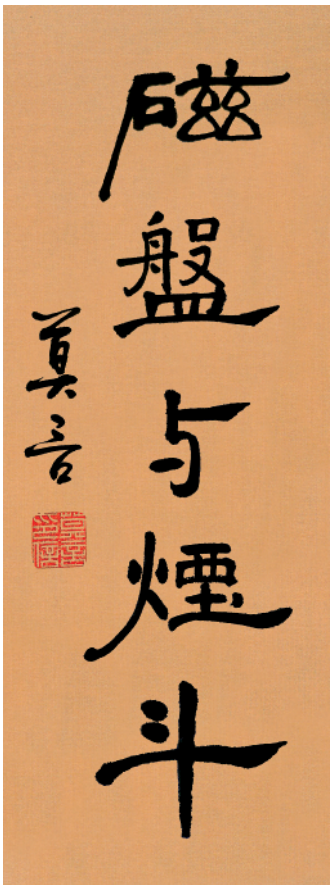
这个瓷盘，据懂者说是德国陶瓷工艺大师的作品，盘底上有格拉斯先生的亲笔签名和一行蓝色的中文：献给我的老朋友莫言。盘面上的人像剪影据说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2013年春天，即将离任的德国驻华大使施明德先生请我与作协的几位领导吃饭时，将这件珍贵礼物转交予我，并说格拉斯先生期待着与我在德国见面，但两年之后，正在我计划去德访问时，却传来了先生仙逝的消息。我后悔未能早一点去德国见他，我为他准备的一个很漂亮的烟斗也无法送他了。

此文写于2017年5月，今日（辛丑四月十六日）重抄之以怀先生。

文章和书法同步刊于“两块砖墨讯”微信公号

磁盘与烟斗



陈佩斯：我们缺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喜剧

本报记者刘小草、金良快

布衣、光头、胡子花白、足蹬一双黑色老布鞋，今年67岁的陈佩斯和人们印象里的有些不一样了。

他不再是人们熟悉的“陈小二”，他看上去更“学术”也更严肃——距离那个在小品中接地气的市井小人物形象，似乎越来越远。

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更“柔和”了——他重返阔别20多年的央视舞台，在不久前收官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节目《金牌喜剧班》中，和郭德纲、英达一同担任节目导师。

作为国内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节目，《金牌喜剧班》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引入了“师承”概念。节目中，导师们各出奇招，学员们则经历重重“大考”，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喜剧表演，同时也在叩问喜剧的内核和本质，引导人们反思当下的喜剧创作。

“我们不缺喜剧，我们缺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喜剧。”节目收官之际，陈佩斯这样总结。

站着授课 6 小时的喜剧

“导师”

从1984年到1998年，从小品舞台到电影银幕，陈佩斯一直活跃在观众的视野中，《吃面条》《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王爷与邮差》……他在小品舞台上塑造的小市民形象深入人心。

走下电视荧屏的20多年中，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话剧舞台，创作了《戏台》《阳台》等舞台剧。

《金牌喜剧班》是他参与的首档综艺节目。公布导师名单时，许多观众直呼“爷青回”。

节目中的他，以标准严苛著称，一度引起争议，而高标准是他对喜剧表演艺术一贯的态度——在学员“考核”前，他站着授课6个小时，为学员讲授戏剧理论，全程脱稿，“中场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

6个小时里，他分析了“自我伤害”“戏弄权威”“误会”等喜剧表现手法。他从“歌舞之兴，始于古之巫乎”的巫诞文化中，挖掘中国戏剧的传统；从明清之际“听戏、看戏”的转变中，寻找中国戏剧文化的盛衰流变；用《史记·滑稽列传》里“优孟衣冠”的故事，分析喜剧如何“制造”笑声……

“中国的喜剧有悠久的传统。”陈佩斯总结道。他观察到有些地域长期没有笑的艺术，观众并没有“养成笑的习惯”，许多观众甚至“觉得剧场是一个神圣之地，是抱着受教育的心态来的”。

“剧场里观众的笑和日常生活中的笑不一样，是被训导出来的，天生不会。”他用几十年的舞台经验，用每一个包袱的建立、每一个尺寸的把握、每一个韵律的产生一点一点地“训导”着观众的笑。

这些年，他逐渐看到剧场在兴起，笑声在涨高：从一开始抿着嘴笑，到后来放声大笑，从男人的笑到女人的笑，甚至女人的笑声更高……“某种程度上，笑声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他说。

6个小时的“喜剧大师课”，干货满满，陈佩斯将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变成了喜剧课堂。由于时长限制，整堂课只播出了部分

内容。

“我只是一个老演员，在把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演员。”陈佩斯坦言，自己并没有在意节目效果，他来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挖掘有潜质的喜剧人，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普及喜剧，把笑声带给观众，让观众笑得开心，是我大半辈子一直致力的事，也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不要忘了那个字，戏

“《吃面条》有一个时代的影子，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就被记住了。”谈及30多年前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陈佩斯认为“在今天看来它是技术上非常稚嫩的作品”。

在许多人眼中，《吃面条》之所以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是因为表演“接地气”“从生活中来”。陈佩斯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觉得喜剧不是生活，喜剧就是喜剧，不要忘了那个字，戏。”

回顾喜剧创作历程，他承认自己经历了“从不太清晰到逐步清晰的过程”，每部作品从技术含量、戏剧方法层面，都力求有所突破。《警察与小偷》将四个喜剧方法叠加，在技术含量上远远高于之前的喜剧作品，作品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大的冲击。《阳台》在喜剧技术环节方面更全面，《托儿》加入了很多漂亮的喜剧桥段。《戏台》尝试在悲剧和喜剧之间，掌握平衡的技巧……”

他注意到，当前舞台喜剧、影视喜剧、综艺喜剧在不断涌现，这反映了社会对喜剧的需求，但“综艺喜剧、影视喜剧有很多其实是不经推敲的，是通过剪接、通过蒙太奇，通

过后期添加的效果。真正的观演关系，是在同一空间的，通过一场场的表演，一场场与观众的互动中磨炼出来的”。

对学员们来说，让导师陈佩斯满意并非易事。他对创作的高要求一直“有口皆碑”：倪萍曾提到过陈佩斯的严肃认真，上春晚的小品，都到第三稿了，搭档朱时茂觉得“很好了”，陈佩斯却“弄个枕头，穿个拖鞋在那儿坐着”，总念叨着“这不行”。

在他看来，好的喜剧，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没有好的作品，好的喜剧表演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分班考核到班内小考，再到班级大考，节目以一场极具仪式感的毕业汇报演出为学员们三个月的喜剧学习之旅画上句号。9组学员打破喜剧界限，为观众奉上了风格迥异又相互串联的三幕大戏。精彩的演出终于让严苛的导师陈佩斯面露微笑：“这是一个很完整，而且很浪漫、很新颖的一种戏剧的感觉。”

近年来，喜剧类综艺节目成为市场观众追捧的热点题材，节目样式层出不穷。但创作难、新人少、套路多、众口难调、缺少“出圈”喜剧作品等问题，仍旧困扰着每一个制作者。

让观众发自肺腑的笑，做一档有精神内涵的喜剧节目，是《金牌喜剧班》的创作初衷。作为国内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金牌喜剧班》在模式创新层面充分体现了深耕稀缺型喜剧综艺的决心：不单纯令人发笑，而是努力溯本清源，展现喜剧的价值感与使命感，让“逗乐”这门不简单的手艺，在舞台上薪火相传。